

咫

聞

錄

序

粵稽史書怪事夥矣  
其記之者有深意存  
焉蓋怪之見大半為  
不祥之兆能修德立

行者則消之輕舉妄  
動者則應之故善觀  
史者於怪異之記更  
留心披閱必視其如何  
布敷而消如何狂悖而

應於此讀史可得一  
貫舉足鮮有闕越矣  
或曰史之所載者可考  
其行事而徵其灾祥  
若今之太平廣記述

異記幽怪錄等書不  
逸一章一節非史也漫  
何而考徵之金曰怪之  
大者可徵之于史而小  
者更可由史向徵之矣

子獨不見夫今之宗  
禮尚讓之士居仁由義  
之家何嘗獨有怪見  
乎蓋怪之來也必其先  
有怪行而怪隨之故往

往怪見於野而不祥之  
事獨見於某家者此  
六國若家之不以爲意  
而於乘違之行仍不猛  
省改悔所由致也世之

人誹議怪書近於誕  
妄供作解頗醒睡之物  
吾則勤閱焉以廣其見  
聞則怪者亦視為不怪  
矣諺曰見怪不怪其怪



自敗斯言也必思我有  
祥行而後其怪可敗矣  
慵訥居士真樸人也素  
不言怪而記怪之說者  
曷故是於人云於見怪而

驍馬省之能驍馬省則勉  
勵矣能勉勵則怪消  
矣名曰起聞錄並非  
幻想天開令人解頤  
醒睡馬是為序

道  
光  
歲  
次  
己  
丑  
清  
和  
月  
中  
浣  
治  
垠  
散  
人  
撰

自序

誌怪之作始自山海經  
後世仿之不互數百種  
或借此以抒情懷或搜  
羅以博聞見或彰闡以

自序

一

警冥頑莫不有深意存  
焉非徒以醒睡眠供談  
笑而已然揔不出古及  
範圍子資魯筆鈍未嘗  
學問雖博聞強識月也

所能而又求甚解惟  
聞怪異之事凡更作及  
鏡鑑自堪勵心者輒記  
之而不忘蓋由性之相  
近而朕也今夏賦間羊

自序

二

城旌館適君采薪之憂  
不可以及風回想從前耳  
之所聞目之所見偶焉  
成篇藉以養疴積之月  
餘哀狀成帙辭粗筆率

較之古及垂唾萬不及  
一真所謂狗尾續貂者  
也以故藏諸書篋不敢  
出以示及因朋儕慙息  
聊以登之梨棗知不兔



詒誚雕蟲爾

皆

道光癸卯歲孟夏慵訥  
居士書於疴鶴軒

咫聞錄卷一目次

談三

章生

屠板生珠

一  
猴子賊

劉議

木車度鬼

無衣人

布客

鷄毛鬼

無無老僧

貓鬼神

徐巫

支姓子

綠蘿山神

作陽鏡

尤婢

白衣怪

吳都閩

瓦孟

神假物

稻稽化鼠

邊將

沈處士

拜五經題

焦女

鄭秀才

武生

劉君召

新酒起痘

咫聞錄卷一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談三

談三開平人瞽目家貧竟有絕技寓居廣州府城傍晚一肩負大布袋裝笙簫琴笛鑼鼓釵鈔凡和音卅律之物無不齊備一肩負木架右手持鎖釵左手攜竹杖索隱摘埴凡聞釵音一聲卽談三來也欲試其技則呼之入室以席布地

架懸大鑼將大鐔小鐔鑼鼓各物按布地中身  
坐席上先吹打一會口吹鎗斂肘敲大鑼右足  
撞鐔順擊攷鑼左足敲鼓搖板在門外聞者不  
知其幾許人也吹打盡則戲曲齊來口唱各調  
手彈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淨丑  
聲了畢具遇武劇則大鑼大鼓恍如殺退賊兵  
班凱回朝更覺周到夫以一丐瞽而周身上下  
無不有用且各出其奇並無合掌雷同之弊雖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亦不能造於至極問其從何學來答曰無人傳授小時無日靜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試撞擊各得其音則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則復加所難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變化如左足擊鼓右足敲板鼓還鼓音板還板音方謂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尙不能於兩手而兩得其音況於足乎兩手得音固非易易況兩手兩足而各有音乎兩手兩足得音固難



而況欲輕重提徐不出夫調乎是必靜坐揣摩聽音學調乃得之矣此真所謂五官並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靜不亂心清不淆可學之矣對曰不然彼無自而拜吾爲師者不知凡幾教以秘訣傳以心法竟無一就是蓋半由天授而非可純以學而能之者也

章生

乾隆己酉科有鎮海縣章生入闈染病歸家月

餘不愈一日令妻出房曰馬某來當迴避馬某者同邑廩生亡已久其妻不出章曰是何執拘乃爾也妻乃出聽似有二人言窺之則無馬曰我在薛將軍廟充當買辦將來兄當判官我代覓求不知能脫否須臾靜寂妻入其家田備負幫芒芒然歸問曰我相公病若何適在田上見馬某行過說相公當薛將軍廟判官左鄰亦一章秀才聞而出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備曰

方纔馬某說薛將軍廟有六判官俱要秀才充當鄰生不覺毛骨竦然越日馬某復來又令妻避聽言曰事難挽回兄其不免矣是晚章生卒至三來復後其妻遣人訪查薛廟尋至慈溪縣章橋拆建薛廟好事者添塑判官六分列兩旁歸以告其妻備館往祭見一判官逼肖夫形其妻痛哭幾欲絕泥判官亦似有欲淚意聽質辦賤役也判官胥吏也而冥中愛斯文一以秀才

當之良以曉明大義不肯稍涉苟且云

屠板生珠

廣東十三行街爲西洋諸國貿易之所岸有趙屠設案市肉歷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願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銀至屠曰前言戲之耳子欲售必須重價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二板值價百錢今計數千倍之多不知是何寶也乃售恐錯過時候售之疑價太賤游移未決遷

延三年鬼子回國屠忍人竊去收藏房中次年  
鬼子復來問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  
去後攜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價須求其異  
鬼子曰內有大蜈蚣日飲猪血已有定風珠誠  
希世之寶也必得養之斯不害今藏日久蜈蚣  
已死珠亦黯晦屠不之信劈案視之果有蜈蚣  
一條死焉口內啣珠白如魚目屠乃悔前此不  
售計相左矣

猴子賊

江北田家畜一猴見人玩耍則學之因教以竊取諸物相爲戲笑一日脫鎖逸去奔至鄰家竊得手鐲首飾回獻主人田歎其靈慧乃作布袋懸猴項下教令裝物遂無所不能由是左右諸大家頻失重物不疑此猴爲盜鳴之官往勘並無失竊情形責捕跣緝亦無從破案數年來田乃致富猴亦技熟乃至浮屠最高處棲焉不復

回家田亦無法收之商之獵者以下而禦高固  
非易事況匿在塔峯非鎗箭可施商之鷹人以  
捕雉之法捕之猴見鷹來兩目睜圓仰臥塔頂  
此以翅擊彼以爪抓鷹之勇焉能及猴之靈翅  
擊三四力脫爲猴抓住分其身而斃者甚多一  
日有童子攜小鷹至見猴在塔上卽欲立飛相  
攫遂放之鷹鼓翅直上高塔丈餘回翔審視忽  
然橫飛過去其疾如矢只聽猴大叫一聲衆譁

然大笑逾時鷹復鼓翼射去見翅上有物踈踈  
而下猴以爪遮目鷹乘勢奮擊擲於地下猴首  
碎而殞其布袋猶繫項前而鷹之翎毛盡有灰  
沙田以猴起家而以鷹致死心有不忍爲之埋  
焉

劉議

劉議旌德人讀書未成落拓不羈貧病村口有  
土地祠甚靈香煙綠繞議俟無人燒香時到祠



跪祝曰神靈最著有求必應某貧窶極矣乞神  
賜假銀數兩暫救一家殘命祝畢取焚曰如蒙  
俞允賜一勝筭投之地果一陰一陽議以神許  
洋洋而回初不知其座後有同族弟劉漢也漢  
知議乃書霧聽其祝告何事聽畢暗笑議真癡  
人神有何銀可假明晚必來神前纏繞圖設計  
玩之以博一笑逕至錫舖囑以錫溶成鹽劈子  
兩箇私置神爐稍露銀形彼來見之必摸去也

次日依計而行手持假銀歸置於房中桌上其妻燃燈進房見桌上紙所包者不知何物啓視之乃銀也妻不識銀真偽第見銀光可愛藏之開箱取換漢不知其故次晚將銀潛裝神爐仍在座後俟議議果來禮拜跪求起見爐內露有銀形摸得一錠視之果銀再摸又得一錠喜極叩謝而去漢疑明日議赴肆易錢恐以使用假銀送官以戲而陷人以罪過在己矣蚤起嗽議

過市入肆漢遙喊曰假也肆人竟易之以錢漢  
過視果白鏹歎曰吾村土地神若是之靈也卽  
以實告議歸備牲醴酬神漢歸家告其妻妻曰  
昨汝之銀吾愛新錠有光故換之取出還夫漢  
曰以玩而真非議竊取不便與論然神之靈竟  
有如此之極耶可不虔以崇祀與四方聞其事  
香煙更盛於前

水車度鬼

騰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開墾後始有居民有徐四郎者乾隆間宅內平地下陷湧出白鎊數堆遂成巨富廣潤屋宇欲於山深處募人開墾田園慮無灌溉雖有一線溪流涓滴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層層磊石相拒使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障以樹木因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乃爲水車輪大丈餘周圍斜繫竹筒編架逆豎水中置有機關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

丈輪逢逆湍卽轉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  
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方名曰水翻車而山  
畦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橋旁場圃間建祠  
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鄴都  
甚遠冥中縱有恩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  
數千年受盡苦楚蒙君薦醮又設轉輪若再超  
度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爲耕稼而設何  
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係

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  
郎驚寤虔作醮事後夢前人來曰冥府已添轉  
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  
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  
訓令世世子孫禮佛不衰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  
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爪長八九寸

偏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異再拜訪問長生之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一聲響振山谷倏忽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其人謂之曰女患脚瘋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熱如火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數十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膿流而成穴樵子朦朧睡去醒而疾愈回視無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

莫則見其狐裘蒙茸嘗聽其歌曰非圃非農無  
夏無冬餐霞飲露逝水淙淙至真可樂富貴庸  
庸彼薄幸者莫躡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姓布客過之  
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  
煌有人衣緋衣戴金幘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  
伍整齊鼻輿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



行伏於林中比曉問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  
欲食人則脫衣變爲斑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  
戒塗子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  
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爲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  
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奕之形何至脫衣幘而食  
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  
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賈評賈詢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爲業娶妻而賢詢素以浪蕩爲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匪僻之爲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詢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漬水澆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爲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密僅留兩眼小孔以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遇富室則越牆穿窬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邀劫遇空手則作鬼聲蹲踞於地

人見其毛衣蒙茸信以爲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爲害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布聞庭中有窸索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詢恐識破無顏見嫂開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詢不應猶以爲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過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衆逐之詢情急飛逃黑暗中失足

跌入路旁池內眾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淤身不能動叢擊而斃昇屍上岸乃詢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爲匪類雖死由於擊究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送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賈詢以雞毛砌身復護其面使人不識尙有恥也設有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  
一老僧龐眉素髻像貌奇古言白毳眉山來法  
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  
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柴枯樹人以爲炊煮  
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運歸不許寺  
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衆曰我將西去可以

火化自將柴疊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  
無僧身服袈裟攀援一坐柴上時圍繞觀者不  
下數千人忽一僧突出曰我來我來代爲舉火  
俄而烈焰蔽空火及其身焚及於鬚僧端坐不  
動隨手將所戴觀音兜覆蔽其面煙焰上升柴  
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嗣索舉火之  
僧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  
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丙齋目覩其事爲予言

之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卽北史所載高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縊死齋醮七七卽能通靈後易木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布袋約五寸長備符貓用每竊人物至四史許雞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

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  
生辰同僚餽乾麵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後守  
遣人分貯見桶上麵懸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  
空然驚自諸守命役訪治時府廨後有祀此猶  
若役搜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答其民  
笑而遣之後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晦庵朱子  
曰神之靈由於民之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  
一人向背則靈亦散故衆民向崇之神守擊而



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尙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流病延視病源徐言遇怪理宜禳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蛙置空桑中以爲取信於人方戚張某往見之

以蛇易蛙是日徐巫弟子至婆娑夜半華妝偽  
作仙姬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呢喃  
取童子以爲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戟指  
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吞嚙大指  
鈎牙呷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  
羣擊蛇斃毒發血污僵於樹旁弟子舁至徐宅  
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傷其肱延醫調治皮膚  
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

病者延之喃喃歛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  
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  
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爲之焉彼夫世之  
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畧得皮毛卽欲輕  
試乎哉

文姓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兒次歡兒兄  
弟牧牛喜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提如猿

惟恐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爲常數年四方雞犬  
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勞而食之或見之曰茹  
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旣濟之  
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偕儼去遊戲深林曰百  
獸百禽味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  
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餒可能爲我一果腹乎手  
撲獸兒以尖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秧針至  
曰弟兄如此長大尙搏戲爲耶初不疑其戕害

也遂解其厄歡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  
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間逸攫歡兒至  
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  
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尚  
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尋至歡兒屍  
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  
死拋入深坑水化其屍以償弟之冤一夕其父  
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冤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歡

乃彼獲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  
狗搗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  
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  
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歡喜冤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圍峭壁無路可通山  
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從風姿  
娟秀豔色輕盈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

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探者女方驚匿  
卽有數人如飛鳥之飄落恍惚牽去見高堂大  
厦曲廡巖廊巨燭煌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籥音  
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焉堂上一呼堂下百  
誥女呼號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綠蘿  
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竊  
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育也因命左右呼女爲娘  
娘令嫗出扶女人始而驚恐久而安定室中金

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  
及石屑菽粟無不完足齊備惟無寒暑以花卉  
開謝草木零落爲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  
輒有事出令人邏守之惟恐女去數月始返女  
至洞口遙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  
咫尺雖見父母在下灌溉浣濯女極口大呼聲  
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後僮可遣一  
日夕陽將頽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



時桃花又開矣有事又當去洞中人不足供使  
令盡隨去惟留老嫗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  
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與其背親而生不如見  
親而死飛身崖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  
恙惟頭眩目暈匍匐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  
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  
見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  
側曰事已至此尙何諱周始實告婿變色曰非

區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  
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查無蹤  
迹婿父以子年幼尙可待聘亦不窮追事乃懈  
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  
女詳述之周急奔告婿家乘夜靜偷娶之若恐  
石洞中美男子聞之蓄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  
雲表牽蘿攀藤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  
石壁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

無堂奧而野花紛郁靈岫斑斕迥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觔曳登舟  
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  
包衆珍藏若密啓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  
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  
見陰曹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盡在  
其中相詫異間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

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墜沒水求之杳不可得後有土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類秦漢文鐫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茹舍讀書其中值春作與男耕女餉率以爲常一日遣婢採薪至夜不歸尋訪無踪人以爲餓虎腹矣如

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  
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啓閉有一女子入跪神前  
誦誦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  
言曰爾旣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  
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  
入山時悞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  
覆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叢飢則餐之  
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令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

婢入坑中逾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  
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燃火欲擊之  
婢始驚懼而下攜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  
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怪

欽州守戎署花圃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  
經過其樹仆地遂絕其妻急以熱水噴面良久  
始甦詢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

相招後遂昏然時守戎李某蒞任丁白其故  
開署咸疑有異偶於春夜讌集酒闌人散李見  
白衣婦立簾下徘徊左右却顧逡巡大噶一聲  
卽不見後頗頻作祟心甚惡之一日同城州倅  
至談及鬼最畏火藥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  
一夜守戎署中倅聞爆竹鎗聲絡繹不絕火藥  
硫磺之氣如霧如雲熾明倅過問李談昨夜遇  
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

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狎褻由是役靜  
必至目一交睫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臥不離  
人亦不避伉儷情深形容悴甚延醫招巫竟無  
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巴蜀陣  
亡噫李之以鎗藥轟擊者是欲遠其鬼也胡爲  
乎見其褻狎之形而又親之膽小心邪其不於  
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  
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吳都閻

吳都閻諱傑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都閻爲人不矜細行常獨坐園中聞牆外笑語初不爲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而上楚楚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悅其媚媚神往心迷攜手空齋綢繆甚洽雞鳴卽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之旋吐丹丸表裏通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匣

丙突起火光驚卽取去女笑吞之家人恒於夜  
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窺之不見慮吳爲鬼魅  
所述竊勸吳絕吳攜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  
遽絕之斷其左手大指女歎曰忍哉子乎誓必  
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  
羣相告誡時總戎方讌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  
吼取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  
女至怒嚙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俄聞吳卒羣

見虎來係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  
遣弁邏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  
魁星閣以鎮之

瓦盂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流跳  
珠濺石清澈可飲一日有田婦出汲見有瓦盂  
流下蘇痕侵蝕塵埃蔽翳取爲飼犬之具犬食  
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粲青精充物其中

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爲怪攜棄泉上見  
孟逆流徐入洞去傳爲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  
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孟夫以  
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爲伺犬之器  
以穢褻之不如藏之深山韜光養晦故由洞而  
入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  
橫寬數丈平坦空濶人洞里許溪濶三丈餘不  
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  
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藻搖  
漾石笋嶙嶙深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喜事  
可假器具以供客饌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  
所假之物置於洞口人自取之貧者或待舉火  
拜跪宣苦情次啟神厨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

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佛也

稻稭化鼠

天地間何所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鯢化爲  
鵬小則蟻化爲蚤未親見者常以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爲論予嘗至戚家見渠田間堆積稻稭  
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霉命工鋤而去之見草  
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草尾者有

草足而鼠腹者記曰腐草爲螢田鼠化鴛物因  
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邊將

豫有郵署至夜分恒聞空中有言語歌謠不能  
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遂成廢解有邊將膂  
力過人路過尖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  
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如麻豈畏鬼怪哉屏  
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粗莽大漢手

持洞簫按孔吹來工商合拍唱則左手如蟬翼  
鳴音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日  
如此吹簫實爲鬼物其怪大慚顏色遽變拔劍  
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簫在地  
乃一蘆管豚肩一具血痕星散尋至古墓後有  
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猪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穎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



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借閱  
僧以水陸齋會召魂施食等咒與之回齋朗誦  
忽見蓬頭野鬼六小數十爲羣聚集階下滿室  
醜醜作聲咸謂蒙師薦拔羣來領命沈大驚思  
欲退鬼茫然無法窘極而病急召僧作道場而  
鬼乃寂然病亦尋愈予素不信鬼一夕起議劇  
錢招僧放燄甫陳祭筵冥物卽有人於南樓見  
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踵壇而滅

僧念散孤咒後忽聽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予而樂助者在人衆皆竭其誠心簡必潔盛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質鈍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頌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僧禮佛人或誦之對曰吾資質魯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雞鳴時焚香

占卦工深，朦開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拈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及應試經題，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遂獲雋。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敏靈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爲鑒可也。

焦女

何深湯溪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

狂戚家攜有酒，殺學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意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臥山中石上。見小山上，有酒肆，光潤潔淨，信步而行。房屋廊舍，四壁鋪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揖容而進。窓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曰：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簾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曾知。

下  
三  
儂到春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子殷勤寄取  
繫紅絲歌能雷雨大作陰雲騰杳暝霧迷漫風  
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旌何大恐美人日  
無畏久晴故也倏忽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  
侵人零雨未止遙望林梢若有鳥巢懸於樹間  
驚視之乃鷦鷯房也對巢湖夢寧卽此以生幻  
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  
市見衣鋪繫一線縑袍藍色鮮妍愛而嚮之時  
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  
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牕外  
窸窣之聲開之莫應方謂暗蟲打牕不以爲異  
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云飢驅棄學  
過漳泉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  
魂飄泊賴攜旋線袍且作綈袍贈桂榜高棲杏

榜懸兔死狐悲敦古諺啣環結草自年年問其  
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  
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  
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  
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篋瓢之室  
朽骨雖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  
之鄉種此福田騰茲雲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  
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

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付其所  
托翌日出省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  
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  
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托鄰付其母並贈以  
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  
君本大器來科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  
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卽  
斃予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時憶前事之奇後



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私字  
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間忽聽  
吟聲云啟匣光纔滿推輪影漸多太清原不滓  
普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  
魁天下閱兩載果放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  
商黃蘊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  
將欲嚴飭因憶黃蘊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  
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問

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曰作水客鄭鴈聲曰汝卽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辦不認卽送法司拷撻研求黃聽言皆有因事難隱諱卽伏地叩頭一一承認卽咨中丞拏送按辦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

中丞飭領完察嗟乎民之爲盜也由于貧至于富爲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幕府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夢而學使幾爲朦混矣夫乃歎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鄰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門鶴鶉見有佳者不吝重倡羣居終日論鶴鶉之貌決相門之奇此外卽置之淡然提籠出門金決輪忌殆無虛日數

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土一幅無力情  
僞自耕自耒妻提榼往田餽餉至道旁見草中  
有鷓鴣紫羽對門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  
已至午二鷓鴣力倦怠於田間乃掩取之藏於  
榼內生飢回家方轉山坳見妻行草間訊之告  
以故生啟榼取視曰此鐵嘴鷓鴣也世希有之  
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門飼以壯食日  
夜把持縱兩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

出與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遂入省門適遇族  
中少年喜事者來店生先以白金出賂詎鶴鴉  
猶未復元數嘴卽脫翮然飛去衆笑其怯輪白  
錘三十猶存一鶴鴉不敢與鬥卽攜回加意調  
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曰今可出門矣與  
妻商曰吾家僅剩土與牛焉能養活不如沽之  
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  
妻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賄之屢鬥屢勝

以一敵百不數日卽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  
茶客出重貲來門生以爲垂手可得開籠而視  
鵠鴉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回  
至鄒田土盡復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  
得不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觀鬥鵠  
鶉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召

劉君召旌德鳧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于

咫聞錄

卷一

劉君召

三

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所用之鎗  
捍用烏木箴以細花金絲所養獵狗喂以牛肉  
拌飯遇獵時帶狗而出狗則亂竄搜尋人卽飛  
跑跟亦不及每每覓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  
箇獵時將狗以袋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  
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咬用鎗擊之獲獸更捷  
劉性喜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  
夕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卽醒聽

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爲憑未幾又睡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須緊記卽醒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下人曰若有客來爲我盡覆以外出至日午有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能阻而劉亦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回此擾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奉陪也友曰不遠行卽在此後山何必因辭數



人拉之同行劉強從之友見劉許同行又欲帶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噉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適有巨鹿走出友卽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持鎗向天而放誰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衆人昇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尊劉分肉而共食友人日子不擊於鹿之來而中于鹿之去視

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  
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  
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  
皮爲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稱適體至天暑  
命僕易褥而曬之毛間有彫僕持藤鞭擊之而  
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  
鹿毛盡飛劉身粘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  
毛處肉卽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大久之而過

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殞人曰  
此乃鹿之爲祟也吾以爲不然夫劉之得夢也  
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  
從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  
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逼其擊也於劉何與焉  
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  
也

新酒起痘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痘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于歸後亦思麴蘖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聞幼弟患痘即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舁之廳旁眠椅上用蓆撫之父對僕曰余家爲痘症兇險一連五六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衆皆做倦是子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日已死着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

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  
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  
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乎  
將席移開以酒灌死者之口緩能潤下因自飲  
一杯灌死者一杯直至酩酊自縮至桌下橫睡  
而置死者于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  
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據之席已去罵曰酒  
鬼酒鬼令爾管屍而任屍露睡糊塗極矣呼之

不醒急至屍間見臉上陷下之痘顆顆分明起  
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  
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週身上下痘竟密瀝如  
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  
命醫者無能爲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  
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子變爲爛臭麻  
子矣此皆由于是子之氣體弱而痘毒重不能  
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灌之

得助其氣而托其毒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甦矣今之爲醫者弟以毒重者其火必旺于是用寒劑以瀉火峻藥以攻毒殊不知體弱者非內托不可攻毒則體愈虛瀉火則毒愈陷是不死之人而速使之死也庸醫殺人深爲可慘余故載此一事以爲痘家準繩焉